

一个爱戏成痴的箱倌，
在梨园大后台上演六十年悲喜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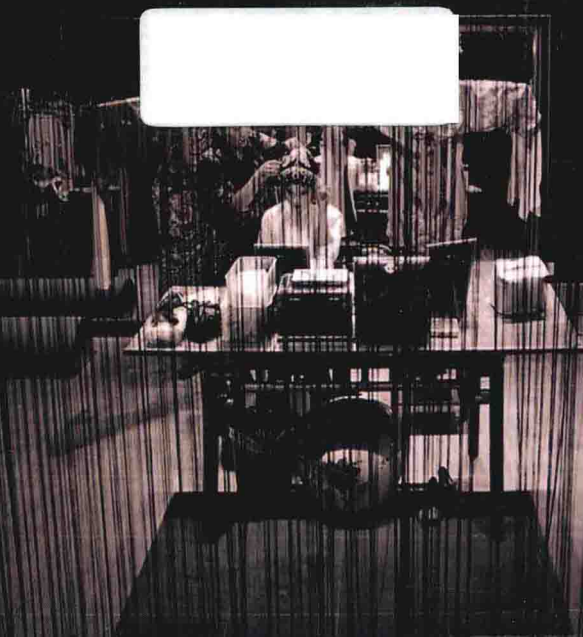


大后台

长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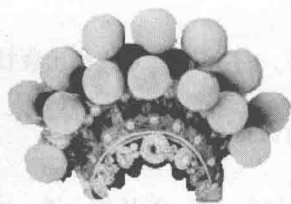
冯珺◎著

把一件平凡的事做到极致，
就是不凡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ZTC
紫图



大后台

冯珺◎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后台 / 冯珺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218-11136-0

I . ①大... II . ①冯...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6874 号

DAHOUTAI

大后台

冯珺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 莹

责任编辑: 肖风华 钱飞遥

装帧设计: 紫图图书 

责任技编: 周 杰 易志华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660mm×960mm 1/16

印 张: 35 字 数: 500 千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上篇·立秋



第一章

1946年，北平。在南城的一个平凡的院子里，虽方正却拥挤。那不是什么像样的大宅院，却也规矩。立秋自己说他出生的那天差点儿没要了他妈的命！

葛家三奶奶挺着大肚子一边捧着个花绷子绣花一边和二奶奶聊着闲篇儿，二奶奶一边儿嗑着瓜子儿一边儿说：“你看这槐花儿开得多好，香气扑人哪。”三奶奶说：“是哪！”说着，放下了花绷子，伸了伸腰就要往槐树那边儿凑了过去。她光想着槐花的香甜却忘了脚下的台阶，一步就滑了出去。随着她啊的一声惊叫，她摔倒在地上。二奶奶在旁边儿吓得脸颜色地喊了起来：“哎哟，你这是怎么了？”三奶奶躺在地上已经没了力气站起来。她呻吟着，豆大的汗珠儿从她脸上滚了下来。二奶奶失神地高呼：“糟了！要生了！”又转身向葛家老太太住的屋子跑了过去。二奶奶：“妈！要生了！老三媳妇儿要生了！您快看看去。”

那时候，立秋的奶奶是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那天，她就端坐在正房里，听着立秋妈疼得要命的号叫和二奶奶的呼喊。她迎了出来，大声地喊着：“找产婆去啊！快！”又朝二奶奶嚷：“你喊我干吗？快去，找老大媳妇儿给她弄屋里去！老大哪？快着去接产婆去！别耽误！”又想起了什么，接着转着圈儿寻找。热水，铜盆儿，剪子，还有什么来的？葛家老太太朝着大爷屋里喊：“上次我求的那道符哪？快给我找出来，挂上！”

人们从各自的屋里跑了出来，着急忙慌地听着葛家老太太的指挥。大爷一边儿系着长衫上的扣子，一边打听：“怎么着了？”葛家拉车的老四说：“三奶奶要生啦。”大爷说：“那老三哪？”葛家老太太听见说：“你打

听他干吗？你，你快去。请产婆去。”老大叫着车夫老四就要走。老太太又说：“你自己个儿去。老四啊，你快着别拉车了，出去找找三爷去。”大爷说：“妈，那我去找老三吧！”老太太说：“找产婆的事不能让下人去！这么着急的事，得显得咱们家的尊重。”老大说：“我媳妇生孩子我都没找过产婆。”老太太说：“你甭跟我废话！快去。”大爷只能颠颠儿地跑去。老太太紧跟着又敲开二爷的门说：“快着！你带着家人把老三给我找回来！”二爷说：“行行，您甭着急啊。”老太太说：“你快着点儿吧！不知道什么叫人命关天吗？”

那时候立秋的爹不在家，谁也不知道他又逛到什么地方去了。立秋的奶奶再也耐不住性子，派她另外两个儿子和家里所有的闲人出去找这位不着四六的葛家三爷。这老太太一次次地指示着，去茶馆，去鱼市儿，去花房，去天桥儿……

立秋妈的呼救声已经没了底气，呻吟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她睁开眼睛看看围着她的大奶奶和二奶奶，眼泪唰唰地流了下来。大奶奶看得心疼，只能说些宽慰人的话儿。大奶奶说：“你又不是头一次生，哭什么呀！一会儿产婆来了，你就没事了！”二奶奶也说：“没事没事。咬咬牙就过去了！”三奶奶听了这些话，眼泪倒没能停下来，气若游丝地说：“两位姐姐，我要是真不在了，可帮我疼着我的小菊。”大奶奶“呸呸呸”了几口，训斥似的说：“你说什么哪！生个孩子不至于此的！”二奶奶说：“你使劲儿啊！快！”三奶奶不放心又问：“三爷还没回家来？”大奶奶又急又气地说：“这生孩子老爷们儿也帮不上忙儿啊！你就少说话，攒着点儿力气！”二奶奶说：“二爷已经去找老三了，你就别瞎惦记着了！”三奶奶说：“我是怕我这就不着他了！”大奶奶的眼泪也唰的一下儿流下来，说：“哎哟，就别这么吓人的话了！谁没生过孩子啊？”二奶奶说：“就是就是。都是打鬼门关过来的人，你得想开！”

那时小菊四岁，扒着门框听见了大人的说话。她听见这话之后就使劲地往屋里冲，使劲地叫着妈妈。小菊的哭声惊动了她的奶奶，老太太怜爱地抱起孙女，对着立秋的二大爷喊：“去！再找！去天桥，去园子，去后台

去看看……”小菊附在老太太身上，小身体有些哆嗦，她轻轻地说：“奶奶，我害怕。”

葛家大爷找到附近最近的产婆家，人家家里正闹家务。产婆正和儿媳妇两人破口大骂。葛家大爷话没说完就被产婆儿媳妇手里不知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打中了眼睛。产婆分出心想跟葛家大爷说声对不起的时候，又被厉害的儿媳抓住了头发。产婆噉的一声放弃了对葛家大爷的道歉，又和儿媳妇战到了一处。葛家大爷捂着眼睛跺着脚，直着脖子喊，出人命了，您倒是救个命呗！产婆媳妇说：“甬嚷了，你没长眼自己看，她自己的命都没人救啦！”葛家大爷说：“您二位都松松手，行不？”产婆说：“不能饶了这没大没小眼里没妈的狗屁东西！”产婆媳妇说：“我还能饶了你这个为老不尊的老东西哪！”葛家大爷说：“咱回头再打成不成？”产婆说：“去不了啦！”产婆媳妇说：“老王八蛋你自己欠的赌债你自己还！”葛家大爷说：“多少钱哪？”产婆说：“我养活了你们连大带小一家子，一点儿酒钱牌钱你还跟我闹？臭嘎崩儿的，今儿个我就跟你拼啦！”产婆媳妇说：“你拼？我还拼了哪！”葛家大爷实在劝不开这个架，只能撒丫子去了下一家儿。

葛家老太太拉着孙女小菊在佛堂磕头念经。老太太跟小菊说：“快求菩萨。保佑你妈生个小弟弟！”小菊就依着老太太的意思一边儿磕头一边儿说：“求菩萨给我个小弟弟！求菩萨保佑让妈妈生个小弟弟。”老太太手里的念珠飞快地转着，嘴里无声地念叨着什么。小菊在她的身边儿有些惶恐有些无措地看着奶奶。她被这种滑稽又虔诚的气氛笼罩着。小小的人儿睁着大大的眼睛。

这下一家产婆家铁将军把门，不知人到哪儿去了。葛家大爷使劲敲门倒把邻居给敲了出来，在邻居的指点下，葛家大爷气喘吁吁地又跑向了下一家。他喘着粗气拍开了产婆家门的时候，面对着人竟然都说不出话来。弯着腰指着身后，弄得人家产婆一脑门子雾水。好不容易把话说明白的时候，那产婆只应了一声“哦”，又指了指身旁的一个男人。葛大爷上手就要拉着人家跑，产婆才说了话：“今天真不行，我先是应了这位先生，这正准

备着去他那儿呢。”那男人阻拦着葛大爷，一不小心，两个男人指戳了起来。产婆看形势有点儿要乱，叉着腰说：“你们都不着急是吧？不管是谁，再这么打下去，就得出了人命。”两个男人这才互相收了嘴里那些不好听的话。葛大爷鞠躬作揖地说半天好话，那产婆为难半天就是不去！什么事都有个先来后到，这个理儿您肯定懂。这个产婆跟着那个男人走了，葛大爷无措地走了出来，嘴里嘀咕着，这叫什么事儿啊！

立秋的二大爷还真就是在后台找见的立秋爹。当时立秋的爹正在和一个唱老生的演员神聊海侃。立秋爹拎着个刀坯子比画着一套刀花的时候见到他二哥气喘吁吁的还惊奇地问：“怎么找这儿来了？”葛二爷不由分说拉起他就要走，葛三爷说：“干吗？我这儿还没掰扯完呢！”葛二爷说：“家里就要出人命了你还掰扯那没用的东西？”葛三爷：“理不较不明！这怎么能是没用的东西哪？”葛二爷真气急了，上去就给了三爷一巴掌。葛三爷也急了，他说：“老娘儿们生孩子，我回去使劲管用吗？”葛二爷说：“老三我找你来不为别的，咱妈要是知道你又跟戏园子里扎着，你看着办吧。我是怕老太太着急才来找你，要是就为你，我才懒得管你哪！”葛三爷说：“就是为了哄咱妈呗！你不讨老太太欢喜你能死是怎么着！”葛二爷费了半天力气一点儿好没落下还让三爷这一通奚落，自然脾气就大了起来。葛二爷说：“放你娘的狗臭屁！是你媳妇儿生孩子，不是我媳妇！你还小人架子大，端起来了？”三爷一脚踩在条凳上说：“怎么着？打小儿三爷就这脾气，你是不知道还是怎么的？”后台的老少爷儿们见葛家哥儿俩闹了起来，也都围过来劝二位息怒。更劝说葛三爷，回家去吧。生孩子下人，多大的事儿呢！葛三爷却自有歪理，他说，生孩子是天大的事儿，但是你们说什么叫戏比天大？大家又无奈又带着气想把他劝回家的时候，他自己倒有理，他说戏里的事都说不明白，这家里的事还说什么呀！葛二爷气得直哆嗦，破口大骂：“葛老三你就是个戏疯魔！这么大事你不回家，老太太不弄死你？你交代不了，把我也能卖进去，你知道不？”

葛三爷眼睛里就没他二哥，还拉着后台的箱信儿朱师傅。葛老三说：“甭理他，那您说霸王那是什么人物儿？上场七步，是不是显得轻佻了？五

步。还得是五步！稳重。大气。”朱师傅说：“霸王再霸气，不能帮您生下儿子来！回吧！”葛三爷：“那您说，五步还是七步？”朱师傅：“五步，五步！”葛三爷：“那霸王盔是不是……”朱师傅：“没有您不圣明的！霸王盔只能霸王一个人儿用！”葛三爷：“哎，这就结了！”葛二爷上来又拉他，只听台上的锣鼓经儿响起。葛三爷侧耳一听，用手做了个嘘的手势，大家不明就里。直到，台上的演员唱出一句，葛三爷在后台仰着脖子叫出好儿来！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位爷就是等着叫这一声好儿！朱师傅既佩服又无奈地说：“三爷，回吧！你看给二爷急坏了！”葛三爷一撩自己的长袍，走啊……葛二爷拉着他就跑。整个后台的人，看着这哥俩儿，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朱师傅才说：“三爷，懂戏啊！”一个穿着水衣子的小男孩儿看着那俩背影，悠悠地说：“那戏里多少悲欢离合呢！”朱师傅拍了下他的后脑勺：“小子！甬想那个，你要是能有了葛三爷的本事，你就等着在台上成角儿吧！”小男孩儿问：“那三爷怎么没成呢？”朱师傅：“废什么话，人家那是爷！”

葛家大爷实在找不着产婆了，他又转回头找到第一家产婆。还没进院儿各式的骂声已经都传到街上来了。葛大爷住了住脚硬着头皮又进去了。那儿媳妇厉害，正往外推着那老婆婆。老婆婆也不服不忿儿地跟着顶牛儿。葛大爷只能上前，把自己夹在俩娘儿们中间儿。葛大爷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今天就帮了我吧！”产婆趁喘息的当口儿问：“你媳妇？”葛大爷：“我弟媳妇！”那媳妇儿不依不饶：“老东西今天不把酒钱给我吐出来，看我以后还养活你？！”葛大爷听了，马上从兜里掏出个银圆。那媳妇收了，还伸着手要，葛大爷只能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块。那媳妇手下的劲道也不那么狠了，只嘴里还骂骂咧咧的。产婆终于能站直了腰，冲着葛大爷说：“这钱不是我叫你给的！”葛大爷说：“是是，不是你叫给的。”然后突然又问：“您这是怎么个意思？”产婆说：“接生可还得有接生的那一份儿。”葛大爷跺脚说：“行！那快走吧！”产婆说：“怎么着，还没个车来？”葛大爷说：“哎哟，求您这是积德呢！咱快点儿吧！”

葛家三奶奶要死要活地躺在那儿，奄奄一息地等着不知道的结果。二

奶奶和大奶奶正说着三奶奶刚才那一下儿。二奶奶说：“就是没小心，想去够那槐花儿。那能够得着吗？这下儿好了，槐花儿没够着，孩子要下地了！”大奶奶说：“一点儿都不稳重，这还行？还当自己是姑娘呢！”二奶奶又说：“这大爷怎么还没回来？产婆不来，咱们可怎么弄？”大奶奶也说：“二爷去哪儿找三爷去了？多早晚儿了，还不见人影儿。”

葛二爷拉着葛三爷往家里奔。葛三爷说：“老四呢？咱怎么没车啊？”葛二爷说：“你还说呢，全家都出门儿找你了。我这出来都没坐上老四的车。”葛三爷说：“嘿！那咱们怎么回去啊？”葛二爷说：“那你惦记怎么着？”葛三爷说：“叫个车吧。”葛二爷说：“我真是服了你了！”然后两人就招了辆黄包车来。葛二爷上了车，葛三爷对黄包车夫说：“哎，你这车可太不爱惜啦！”黄包车夫说：“爷，您先上车！”葛三爷说：“你先打个铃儿我听听！”黄包车夫打了铃儿，葛三爷说：“不脆！”黄包车夫说：“您是行家。我这就是一个破车！”葛三爷说：“可不嘛！你这破车怎么拉座儿啊？”车夫说：“破车也得拉啊。要不吃什么去？”葛三爷说：“那不成，这干什么不得有点儿讲究啊！”车夫也急了：“请您上车，行吧？”葛三爷跟他二哥商量说：“要不咱换一辆吧。”葛二爷气得不成了，跟车夫说：“甭理他，咱走！”车夫说：“好嘞。”拔腿就跑。葛三爷这才急了，追着黄包车喊：“停下！停下！”葛二爷在车上跟车夫说：“甭管他，让他跟着跑。”车夫就一溜烟儿地跑着，葛三爷追了几步见追不上，自己停了下来，低声骂了句街：“奶奶个纂儿嘿！老二，你就跟我玩儿屁奸奸！爷还不鸟你了！”

葛二爷进门儿的时候葛大爷也是刚领着产婆进了门儿。产婆一进屋看了看三奶奶的脸色，暗暗说，不好！她拿了条手巾轻轻地擦了擦三奶奶脸上的汗，跟大奶奶二奶奶说：“这是使劲儿使早了。让她歇会儿，再来。”大奶奶说：“那怎么弄啊！”二奶奶也说：“是呀，叫得鬼哭狼嚎的。”产婆说：“都这样。到现在，一看命二看运三只能看我老婆子的手艺了。”

葛家老太太见只有二儿子一个人回来，赶紧问：“你弟弟哪？”葛二爷气得呼哧呼哧地说：“真他妈的是个不着四六的狗屁玩意儿！”葛老太太说：“怎么着了？”葛二爷就把在戏园子怎么叫的三爷，三爷怎么挑拣黄包车的

事说了。葛老太太气得直在原地转圈儿。葛老太太仰天长叹着骂街：“没正形儿的东西！不知轻重啊！老葛家的香火这是要断在你这个王八蛋老三手里嘞！”说着，找着自己的拐棍儿狠狠地敲着那棵大槐树！老太太气得直咬牙：“看你回来我不打死你！没溜儿的东西！”这个时候，葛家自己的车夫老四也跑了回来，进门就喊：“老太太我没找见三爷啊！”葛老太太无语地说：“甭管他，就让他死外头去！”

三奶奶在屋里躺着一点儿力气都没了。她突然轻轻地说：“我又闻见槐花儿香了。真香啊！”外面的槐花儿跟听见了似的，随着风又飘进来一股更浓郁的香味儿。产婆忙止住她的话头儿，大声喊道：“再使劲！使劲！”

葛三爷被葛二爷甩在街上，自己也攒了一肚子的气。葛三爷又招了一辆黄包车。那车夫拉的车倒是干净漂亮，却是个拉车的新手儿。葛三爷在车上叹气说：“你这车是挺漂亮，挺讲究，怎么就你是个棒槌呢！”那车夫说：“爷，以前我也是坐车的。如今拉车您就将就将就吧。”葛三爷一听，来了兴致，忙问：“怎么回事？你说说！”拉车的说：“还能怎么回事。家败了呗！老爷子让小日本儿给糊弄了，现在可好，日本投降了他倒成了汉奸了！家产都没收了。我能有辆车拉，就不错啦！”葛三爷说：“哟！还能有这样的事儿哪？”拉车的说：“爷，这世道不是都这样吗？”葛三爷说：“我还真不知道。我还觉得都太平了哪！”拉车的说：“您真是爷！这都不知道！”葛三爷逞强地说：“知道这个能怎么着？听着一点儿都不过瘾！哎，你爹是怎么当的汉奸？真是老不要脸啊。给日本人干什么啦？”拉车的有点儿不乐意了，说：“敢情您在我这儿听书哪！”葛三爷说：“可没书好听！”拉车的突然停下来就不干了，说：“你滚蛋。我不拉你了！”葛三爷说：“你干吗呀你！”拉车的说：“你爷爷我落魄之前比你爷气还足呢！今天爷就不拉你了！”葛三爷说：“呵，你还挺横！告诉你，你三爷爷还就不能惯你这毛病！你个汉奸崽子，你还反了天了？”两人吵着吵着，拉车的突然哭了。他说：“你今天净耽误老子干活儿了！就算我爹是汉奸，他也是我爹，他也得吃饭呢！”葛三爷看他一个大老爷们儿竟然流下泪来，心一软说：“也是我较真儿，给你添堵了！我看你这车这讲究，就知道你肯定不是

一般拉车的。”黄包车夫说：“你这才说句人话，得，我接着拉你跑吧。回头可不能克扣我车钱。”葛三爷说：“兄弟！不管你爹是什么汉奸，你能伸能屈三爷我就高看你一眼！”说着两人一个拉一个坐又奔葛家跑去。到了家门口，葛三爷摸遍自己的浑身上下把所有的钱都给了拉车的。拉车的走了，葛三爷才长出一口气。

葛三爷一进院门儿，他妈就劈头盖脸地一顿臭骂：“不争气不长进的玩意儿，又钻戏子堆儿去了吧？那本就是个玩意儿，你倒当了真了！你还是爷吗？你就是个下贱坯子！跟下九流混在一块堆，你好不了你！”葛三爷脸上有些挂不住，但也只能应着他妈妈的骂，小声嘀咕：“这不是回来了嘛！”老太太听了更生气：“怎么着，还惦记不回来？你干脆就住那台上，甭回来！天天的和那些不入流的东西混在一起，你能有好儿吗？你媳妇生的是你的孩子，你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操心呢！”葛二爷也搭腔：“您不知道，就这还是我生拉硬拽回来的呢！”葛三爷：“她老娘儿们生孩子，我又使不上劲！”老太太狠狠呸了他一口：“生孩子你使不上劲，当爹的给孩子起个名儿的劲儿你总有吧？读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你！”葛三爷磨叽着说：“名儿我都想好了。男孩儿就叫立三，要是女孩儿跟着她姐姐叫小竹。”葛家老太太又呸他，“你过脑子没有？立三？立什么三啊？”葛三爷说：“过脑子啦。立言立行立德！这不是立三嘛！”老太太说：“不行！要是男孩儿，那是我们葛家的长孙啊！那名字得有豪气得有福气。我想好了，就叫长福！葛长福！”葛三爷听了不干了：“他那么点儿小东西还长福？再说，不好听！”老太太说：“怎么着，你还跟我争蹦？”于是娘俩就都不乐意了，都觉得自己得了理，你一句我一句地吵吵。葛三爷说了，什么长寿富贵都是俗气死的名字，一点儿都上不得台面儿！您看看人家戏里起的那些名字……老太太听他提起戏来，一拐棍就扔了过去！说：“那是我大孙子！你拿戏子跟我孙子比，你就是要气死我！”葛三爷也急了：“那是我儿子！就得起个有文化的响亮的名字。立言立行立德！这才是祖宗的教训呢！”

葛老太太和她的三儿子两人就为立三和长寿俩名儿争执不下的时候，葛大爷插口说，妈，您别和老三吵了，今天大立秋的！好日子，秋风送爽

给您送个大孙子，多好！又冲老三说：你也别跟妈犟了！葛老三突然问大爷，今天立秋？葛家大爷说，是呀。葛老三又念叨了几遍，立秋？立秋！葛老太太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要不说冥冥之中总有一种力量呢。葛老太太一拍身边儿的八仙桌，大声地说：就叫立秋！多好的名儿，应着景儿对着字儿的名字，好！葛三爷也拍了下大腿：就立秋！

立秋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似乎就是为了应着这个名儿来到了这个世界。

立秋的哭声特别大，好像就是为了告诉他爹，我来了。但是他妈已经虚脱得晕死了过去，他和他妈在谁都没看见谁的情况下，各自睡着。只有产婆跟着大奶奶二奶奶到前厅来报喜。葛老太太听说是个男孩儿也高兴得直念阿弥陀佛。除了给产婆包了一个特别大的红包儿，还说都赏。大房和二房的两位奶奶更是在老太太身边儿一会儿说着多吓人，一会儿说着自己多卖力气。葛老太太听着眯着眼睛笑，正眼看着老三说：“今儿个你算是得了你儿子的福，老太太也不和你计较了。但是你可给我记着，以后少往那戏园子去。给你儿子做个好样儿！”立秋的大爷也蹲在墙根儿憨笑，说：“老三，咱家你不是长子可你能生了长孙了。”立秋的奶奶正找出一对儿小金镯子，一听闻马上说：“以后一到立秋就能想到我大孙子过生日喽！去，把这镯子上鑲上立秋的名儿！”就这样，立秋有了他在这世间的第一个名字，葛立秋！葛老太太又让全家在树上、门框上都挂上代表喜庆的红色绸条儿。小风一吹，绸条随着槐花的香气飘得又漂亮又起劲儿！

给葛家拉车的老四四处找不见三少爷也正沮丧地进院，猛听见这么一出，也憨憨地笑了，还道一句京白：“恭喜老太太，贺喜老太太啦！”

那时候的立秋并不是个人见人爱的孩子，除了他的奶奶和他的爸爸就几乎没有人那么喜欢这个葛家的长孙。立秋的大爷大妈们因为没有儿子，眼看着这长孙要继承了葛家的家业心里多少有些气不顺。他们的堂姐们因为多了这么个小弟弟而丧失了很多得宠的机会，就更不会喜欢他。立秋他妈因为生他受了大罪，在以后很多年里身体都病歪歪的总也好不了，而有些厌弃这个儿子。

就在立秋一周岁抓周的时候，让老葛家人更对他充满了鄙视的是，他一个光着屁溜儿的孩子竟绕过了满床的稀奇古怪的东西，伸手就拿了一件儿他爸爸从戏园子后台给他带回来的小玩意儿。那是一个旦角儿使的头面，看上去光闪闪的，很是好看。立秋他妈看着心里就不舒服了，她想拿当官儿的印、做买卖的算盘什么的去换立秋手里的头面。立秋偏就不换，他妈下手重了点儿，他就哭了。紧紧地攥着他那头面哭。满屋子的人都觉得有点儿尴尬，可谁也没说，这就是个戏子的玩意儿。只有二奶奶掩饰不住地说：“你说这个孩子，怎么抓着这么个玩意儿！这是想成角儿呢！”说完她感觉周遭的气氛不对，就低眉顺眼儿地站到一边儿去了。

葛老太太在失望里，狠狠地啐着自己的三儿子。老太太说：“就是你，以后少把这下九流的玩意儿往家里拿！我们好好的孩子都跟你学了不正经！”二爷敲锣边儿：“老三，你这儿子还真随了你！”葛三爷不管那套，横着嗓子说：“那怎么着！回头我就让我儿子下海，肯定成角！”葛老太太抓起个茶碗就扔了过来！叫你胡说！叫你胡说！

他的爸爸因为是家中的老幺，自小得宠些。不是富家公子却养就了些纨绔气。平日里不怎么干正经营生，倒是对养鸟票戏干炸丸子一类颇有心得。南城一带，在江湖买卖家儿提起葛家三爷也算一号。要不就凭戏园子的老规矩，他老是混在后台也是不可能的。一直到有了立秋，立秋妈以为他爹能收收心。没想到，立秋刚过了一周岁就已经被他爸爸扛在脖子上见“世面”去了。当然，这些事立秋是不记得的。他还能清晰记得的是骑在他爸爸的脖子上四处闲逛。他记得他吃过的最好吃的冰糖葫芦的味道。他还记得他爸爸专门给他买的黄鸟儿。最喜欢也记得最深的就是他爹把他扛在肩膀上晃悠到戏园子的后台。热闹不说，还有那么多五颜六色叫不出名字的新鲜玩意儿。

立秋虽小却也知道把好玩意儿抓在手里过瘾。每当他咿咿呀呀地伸手要够什么的时候，他爹总会轻轻地拍打他一下儿，然后轻声细语地说：“又瞅见好玩儿的啦？这是你的玩意儿吗？这个是王爷的盔头，看着好看？看着好看也不能拿！”要不就说：“你小子还真是认得好东西啊，这叫面牌。

看看，这都是小珍珠穿的，你要是动一下那你朱大爷得心疼死！”然后道歉似的看看那朱大爷。又说：“你这个朱大爷可了不得！大箱信，大人物！”立秋听了总会收回手有点儿胆怯地看看那人。那朱大爷一般都是浅笑一下对着立秋他爹说：“三爷，您这是寒碜我呢。”立秋他爸就哈哈地笑着，说：“朱爷，您甬跟我这儿客气。可着北京的园子谁不知道您的能耐？得懂得上千出戏了吧？您置的这些个行头，哪件不是精品？我可细看过，都是大缎绣的好活计。再有，您这双手伺候过的角儿哪个不是响当当的？您说是不是吧？”朱大爷笑得比立秋他爸还响亮，说：“三爷，没您不圣明的！我这也是吃手艺饭的，应当应分地直功直令地干不是？老辈子的好玩意儿还能坏在咱手里不成？”然后就又和立秋他爹笑到了一处。听得出那笑声里有的是底气和自豪。末了，葛三爷还会对小立秋说：“人有真本事都是藏而不露的！记住了？这个朱大爷啊，那手比变戏法的都巧呢！”

随后跟着朱大爷的身影，立秋总能见到让他眼睛一亮或者心里一惊的人物。有时是月白色的白靠绣着缙着蓝边儿的团花，靠旗子微微地颤动，演员的芙蓉粉面一股不可一世的威风！迈步慢行到见皂靴下雪白的靴子底，轻轻落地无声。有时是一副娇羞模样的青衣，一身豆青色花帔，娇艳的牡丹在灯光下盛放，头顶翠宝堆积，珠花微颤，好一幅美人图画。立秋自己往往就看呆了，他爹会给他脑门儿来那么一下儿，笑着他告诉，这个是吕布！马中赤兔人中吕布！除了吕布谁还能这么威风还目中无人？要不就说，这个是个千金大小姐，看看那牡丹的富贵，不是一般人家的闺女能穿的！立秋似懂非懂，旁边箱上的人就搭了话说：“三爷，您都快把我们后台的这点子门道都学了去了，给我们留口饭吧。”葛三爷打着哈哈跟立秋说：“你瞅瞅，赵四可痴了心啦。”那叫赵四的也会跟着立秋他爹笑起来，然后说：“懂得人，都知道后台的活儿是吃功夫的。都是打小学艺不易啊，我们。”立秋在这时就会眨巴着眼睛等他爹说下一句：“那是啊，要说听戏听的是台上。看戏呢，看的不就是后台的活儿嘛！”立秋不知道后台的活儿是什么意思，但是自小他的心里就觉得后台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能变出无数好玩意儿能变出许多故事的地方。

立秋爱去后台。只要他一骑上他爸的肩膀儿，他的小手就往戏园子的方向指去。立秋他爸也乐不颠儿地就朝戏园子的方向进发。他经常自言自语似的跟立秋说：“儿子，会玩儿的那才是好小子哪！你瞅瞅，这满街上这些人，都奔命哪。你说，光为了吃口饭能有什么奔头儿？人要奔，就得奔着找乐去！你说，对不对？乐子这个玩意儿，你还得懂。越懂就越乐！你不懂光看着热闹那不成！光看热闹还不如看老娘儿们趑架哪！”立秋听不懂，但是他知道糖葫芦是好吃的，于是就指着糖葫芦嗯嗯。立秋爸就真会买给他吃。

到了戏园子，立秋再不是那个老实的孩子。他哧溜一下从爸爸的肩膀上滑下来，自己就溜进了后台。后台的伙计们看见他都不意外，有人还会把他一下子扛起来，说：“嚯，小爷今天是又得了空儿了！”立秋高举着糖葫芦咿呀着挣脱，自己跑到一个正在扮装的武生面前，非得让人家吃他的糖葫芦。武生朝着整个后台的人说：“瞧瞧，少爷还是跟我亲！”旁边儿的青衣呵呵一笑说：“这孩子是看你像个人儿似的！”随即后台就会响起一片笑声。

葛三爷在门口看完了水牌走进后台门儿，见笑成一片，故意虎着脸说：“谁又拿我家立秋开心哪？”后台大箱信儿朱大爷就会迎上前去说：“三爷，谁敢哪？”立秋到了后台就算是撒了欢儿，他喜欢把那些盔头往自己的小脑袋上一罩，这就算什么都看不见了。只给盔头箱的师傅吓得一把抓住他的小胳膊恳求：“小爷，您就让我们省省心吧。这不是玩儿的！”立秋不满，他只能又去其他包箱上捣乱，拽起把刀坯子就开始表演。先来个猛虎下山，再来个蛟龙出海！急得箱上的伙计直招呼朱大爷，“您瞅瞅，您瞅瞅！这少爷这还练上啦！”葛三爷脸上有些过不去，他赶紧抱起自己的儿子跟朱大爷说：“这小子乱了规矩了！您包涵您包涵！”朱大爷有些无奈，也有些觉得可笑地说：“可看出来，您这是一家子戏迷！”葛三爷也跟着自嘲地说：“哪儿啊！我这是戏迷心……”大家伙儿也就都跟着笑了。朱大爷又说：“按理儿按规矩来说，这看戏不能上后台……”葛三爷说：“你瞅着我这是看戏来的吗？我这不是带小子来演戏的嘛。”朱大爷哈哈一笑，说：“多少年啦，

您例外！咱这个交情不说那个了……”葛三爷觉得朱大爷给了面子也露了脸，就说：“我就是不领您的包银，要不我就跟您这儿算下了海啦。”一个丑角儿扮好了过来说：“得嘞，您看少爷这出李逵下山似的就知道您这在家也没少演！”大家又哄笑了起来。立秋在他爸爸怀里举着刀坯子作势要砍那个丑角！葛三爷赶忙拦住说：“可别介！祖师爷可就是丑！”说着，场上的锣鼓家伙儿响了起来，后台顿时安静下来，立秋冲着四周做了嘘的姿势！戏开始了，葛三爷抱着儿子找个旮旯儿坐稳。爷俩儿都闭上眼睛开始咂摸起滋味儿来！

立秋还常听他爸爸说起他第一次登台的事。他爸爸说，立秋第一次登台的时候还不会说话。《秦香莲》里演春妹的小孩儿突然病了，身子烧得烫手。眼看着台下的座儿都满了，后台却还在转磨磨儿。

就在后台火急火燎的时候，可了不得了，两个穿着军装的人走了进来。剧场经理亦步亦趋地跟着，在他们身边不停地解释着：“军爷，您看今天真是不巧，偏就孩子病了，这样儿，您点一出别的，我叫后台给您准备着！什么戏都成，文的武的……”军官站定后，问他：“今天你们准备演什么戏？”经理说，《秦香莲》！军官说，那就《秦香莲》。经理说，今几个扮春妹的孩子是真病了，烧得跟小火炉子儿似的！上了台再砸了锅，搅了您几位的兴致！军官说，今天看的就是砸锅的《秦香莲》。经理：“爷！爷爷哎！您就高高手儿，放了我们吧！要是大人病了，我都不带跟您说二话的，可是，那不是孩子嘛！”军官四处打量着后台，轻轻地点着剧场经理的脑门儿说：“快叫他们扮戏吧！不然……”他从屁股后拿出一把枪来。剧场经理吓得一激灵，“行！行！扮上扮上！您小心，别走了火儿！”

军官得意地又溜达到前台去了，剧场经理和朱大爷往下一瞧，那三桌儿坐着的人。一边儿紧着嚼牙花子一边儿商量着，这可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葛三爷扛着嚼着糖葫芦的立秋溜达了进来。朱大爷眼睛一亮，话都没说直接从三爷的脖颈子上把立秋给抱了下来。一边儿把立秋按在化妆的椅子上，一边儿跟立秋说：“少爷，今天您就受累救场吧！”立秋斜着眼睛看着他爹，他爹问：“这是怎么着？哪一出啊？”朱大爷说：“救场如救火，